

艾迪博士著

蘇俄的真相

協和大學圖書館惠存

陳仲元贈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序

蘇俄新政的良窳，言人人殊，表同情的稱贊得他天花亂墜，懷成見的抨擊得他體無完膚。實際情形究竟如何，我想凡是關心世界大勢的人都想明白了，也都應該有明白了解的權利。

坊間流行關於蘇俄的書籍，不能算少，但大都犯着上面說的兩種弊病，他們的目的不外宣傳或反宣傳兩種，而宣傳性質的自然更佔多數。要求一個平心靜氣，根據事實，加以公允的估量的，真是渺不可得。國內非無關心世界大勢的人，但除了能直接讀西文的少數人以外，他們對於蘇俄的情形，雖有求真知灼見的慾望與權利，迄今沒有得到這種機會。

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這一次翻譯美國艾迪博士的蘇俄的真相，目的似乎就在供給這一種機會。何以知道呢？我以為有兩三樁事實可以做保證。第一，艾迪博士在他的自己的序裏說他前後到俄國考查過六次，兩次在革命以前，四次在革命以後，最早

的一次在一九一一年，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的事。可知他對於蘇俄發展的眞像，不會沒有仔細的認識，至少決不是耳食者可比。第二，他認為蘇俄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宗教各方面的生活有值得我們欣賞讚歎的，也有值得我們批評攻擊的，有很光明磊落前途呈露着無限希望的，也有偏執鄙陋前途隱伏着無限危機的。可見他能夠就事論事，比較的能夠不受主觀的蒙蔽，和成見的驅使。讀者也許說這一層沒有甚麼希奇，因為大凡一件事實，一種制度，一副局面，總是斑駁雜陳，瑕瑜互見的。這話不錯，但殊不知在今日以『宣傳爲教育』認『我統卽道統』的時代裏，能夠分別皂白，斟酌去取，姑不論他分別的對不對，斟酌得是不是，已經是一種不容易的理智的活動。至於說好處，也許說得太好，說壞處，也許說得太壞，宗教家的用筆像口講指畫，那是常有的事，讀者自能加以諒察。第三——這是最要緊的——艾迪博士是一個熱烈的基督教徒，而蘇俄向舊文化的各方面中挑戰最烈的一方面，恰恰就是基督教。以常情而論，一個基督教徒對於蘇俄的感想——對於蘇俄全部的感想——是不會好到甚麼程度的，除非是他把他教徒的身分和信仰完全拋棄了。如今艾迪博士却不這樣，他

還是能就事論事；說好說歹，很能憑客觀的標準。這豈不是更難能可貴麼？一箇社會科學家平日所希望養成的，也無非是這種態度與習慣罷了。有了這三重保證，所以我認為國人要明白蘇俄的真相，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不過，客觀的真相雖不因人而異，艾迪博士對於這種真相的估量也不過是多種可能的估量裏的一種罷了。讀者——尤其是中國的讀者——對於蘇俄問題，在明白真相之後，究竟如何估量，還得憑讀者自己的見解。在譯印這本書的人並不以為艾迪博士的見解是唯一的合理的，非教讀者採納不可。這是因為甚麼緣故呢？

社會組織的單位，小之不外是箇人，大之不外是社羣全部，歷代西方的社會生活，不偏重箇人主義，如最近二百年來的英美各國，便偏重社會主義，如最近十餘年來的蘇俄。充其極，前一種的主義可以造成無政府的社會，後一種的主義可以造成共產的社會。這固然都還沒有做到，我們也不知究竟做得到做不到。不過即就做到的程度而論，西方歷代的社會與政治生活，已經是像鐘擺一般，疲于奔命了。艾迪博士的看法，就大體而論，也無非是從鐘擺擺得到的這一端——箇人主義的社會——看接着擺到

的那一端——社會主義的社會——罷了。

但是中國社會，至少在最近的二千年裏，似乎是既不偏重個人，又不偏重社會全部，既不會埋沒個人，也未嘗置社羣與種族於不問；我們若有偏注，即偏注在介乎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家族。若是英美的是個人中心的社會，蘇俄的是社會中心的社會，那末我們的便是家族中心的社會了。最近西方學者有鑒於中國社會的特性，且倡爲『家族主義』的名詞，認爲可以與『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名詞相提並論，鼎足而三。我們一般讀者既然是家族主義的產物，沒有走過個人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極端，我們對於蘇俄問題的態度，宜乎不必與艾迪博士的完全相同了。

總之，明白一箇問題的情狀是一事，對於那箇問題的評估又是一事；情狀描寫得究屬真不真，責任在作者，評估得究屬合不合，責任却在讀者。我如今介紹這本譯本，一面固然歡喜中國的讀者可以因此多多的了解蘇俄的近狀，一面却更希望他們可以有自己評估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因爲中國文化的背景，中國今日的需要，在讀者可以見到的，在艾迪博士未必見到。原書最後兩章，專就美國立論，今刪去未譯，我認爲是

應當的。

民國二十年八月，潘光旦。

蘇
俄
的
眞
相

五

著者序

俄羅斯好像是現今世界上一片未知的國土。我們曾經對於無人居住的南北極因著科學的興趣，鼓著勇氣，費盡心血去探險。自從立溫斯敦（Livingstone）以後，我們就多知道了一塊黑暗的大陸。如果我們不明白這些地方的情形，那末我們至少不會得到種種危害牠們的謠傳，並且也沒有成見阻礙我們對於任何事實作正確的解釋。關於俄羅斯方面，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但也能得到更多的謠言。我們不妨說這個在我們地球上佔居六分之一的國家是一塊最惹人誤會的地方。其中所包含的問題是關乎一種差不多完全新的秩序——根據于一種新的人生觀，使家族與家庭，道德與宗教，自由與正義都發生影響；包含着戰爭或和平，友愛或仇恨，武力或非武力，容忍或逼迫，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比較。這些事情都與我們最深切的信念和我們最神聖的遺傳有密切連帶的關係，以致我們對於牠們要作一種公平的和客觀的評斷實在是難乎其難，或竟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的了解比任何國家還更重要，或者在以後的年代中牠也許使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無論好歹，總要發生深切的影響。因為俄羅斯已經立國很久。

牠與我們總要發生關係的。牠對於我們整頓內政方面，無論是一種危害或是一種挑戰，或是一種極大的試驗可供其餘的人類作為有價值的參考，我們總應當知道世界上這部份的人究竟在幹什麼。但是這與歐戰時評斷德意志的情形完全相同。錯誤的消息與捏造的宣傳會同時發生，並且雙方的說法常常都像是對的。

本書的作者確信俄羅斯對於美國與全世界實在是一種挑戰。蘇聯的友人與敵人——雖然他們好像天南地北——也許都要反對本書中所提起的一些言論；可是本書的草稿曾經寄給莫斯科與紐約地方的專家，請他們批評與改正，好使我們知道其中的言論，在事實方面看來，有沒有不真實與不公平的地方。至於兩方面的見解相差怎麼遠，那是不問的。

有人常常要問那些遊歷蘇俄的人對於俄羅斯的真相到底能明瞭到什麼程度。那些最早到蘇俄去考察的團體，固然爲了不通俄語的緣故，大半會被他們的嚮導者與翻譯員

所驅使。但是我們的考察團都能親自查問關於每個問題兩方面所有的許多證人。作者曾經到俄羅斯去考察過六次。在沙皇的時代曾經去過兩次（一九一一與一九二二年）；在現政府底下，曾經去過四次（一九二三，一九二六，一九二九與一九三〇年）。我們年復一年的在蘇聯境內與國外看見以前舊時代的故知。我們曾經去拜訪現政府的友人與敵人。他們在各界中辦事，俄國人也有，外國人也有。我們可以任意到各處地方去，並且日夜都能完全自由。我們可以揀選我們自己的翻譯員。他們或是從美國帶去的，或是在俄國的老朋友中找着的。我們能夠揀選我們所要考察的工廠與機關。政府的當局也沒有向我們建議去參觀陳列所或是別種雅緻的地方。我們在別的地方從沒有看見過這許多在政府中居高位的人能這樣待人和氣，使人自由，坦白無私，直言不諱，誠實可風的。我們曾經和他們談話，並且他們的領袖也用了不加修飾和直捷痛快的評論來回答我們。這是世界上任何國家裏的領袖所不及的。在別的地方，我們總覺得沒有像在俄國那樣的不得不把我們對於他們的觀念或是和他們不同的意見告訴他們。本書裏面所有批評的話，沒有一句不向蘇俄的領袖屢次坦白的提出過。

講到蘇俄各種統計的可靠性，我們應該明白各部中間的數目與估計當然也有互相出入之處，正如同許多別的國家一樣。從另一方面看來，沒有別的國家能像蘇俄那樣的要藉着自己的統計，又用了全副精神去供給全體人民的需要，並且要使國家的經濟在生產與消費方面的各部份都能和人民的需要相適合。我們相信他們的統計雖然不能說絕對無誤的，但照大體而論，還是可靠的。

在一九二七年到俄國去考察的美國經濟學專家都贊成他們的同工徹斯（Stuart Chase）所發表的話，因為他說：『我們每個人離開俄國的時候都很佩服俄國統計的方法，並且覺得統計表中的核數是很正確的，只有常識和努力乃能臻此。至于「兩種數目」的傳說實在是對於聰明人的一種侮辱。』在俄國旅居很久的辰伯林（W.H. Chamberlain）也曾經說：『蘇俄的中央設計委員會對於工業發展的估計已經表示一種看低而不看高的趨向。』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於紐約。

蘇俄的真相

目次

序

著者序

第一章

俄羅斯的意義

第二章

共產主義是什麼？

第三章

俄國的農業與集團農場

第四章

工業與勞工

第五章

共產黨共產政府與共產國際

第六章

教育與文化

第七章

道德與婚姻

第八章

法律與正義

蘇俄的真相

14110

蘇俄的真相

第九章 俄國的宗教

第十章 共產主義的批評

第十一章 共產主義的挑戰

蘇俄的真相

第一章 俄羅斯的意義

無論好歹，俄羅斯總要和全世界發生深切關係的。在歐戰以前，世界上只有一種普遍的社會秩序。那時先進的與落後的國家都有；但是一切的文明國家都向着同一的途徑漸漸的演進發展。自從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世界上產生了兩種社會秩序。這兩種秩序是站在對等相反的地位，並且互相挑戰衝突，顯然不能調和的。這是近代歷史上一種新奇的偉大的事實。

我們不能再自欺自慰的說，這種反抗的制度將要很快的顛覆了。大家都明白思想是願望的產兒，並且我們對於俄國的反宣傳適足危害自己，正如同在歐戰時代對於德國的反宣傳一樣。我們每隔幾個星期總會聽見有人說，蘇俄政府快要傾覆了，人民在『經濟的真空』中也到處鬧着饑荒，所以他們立刻就起來反抗這樣的困苦與殘暴。但這樣預料的失敗忽然又會變成極大的成功，因為有人宣傳俄國將要拿牠多量的穀物，

木料和其他的貨品來危害全世界的市場。一方面的報告說，俄國的人民在各城市中鬧着麵包的饑荒；同時另一方面消息說，他們的政府是在積極的侵略全世界的市場。所以我們應該勉力調查個中的真相。

俄國現在這種試驗的意義頗能惹起我們的注意。就俄羅斯的幅員而論，也足令人感動的。這塊最大的土地能繼續統轄在一種政治底下。牠的八百十四萬四千二百二十八方哩的土地跨居兩洲，足足佔了歐洲的一半與亞洲的二分之一。這樣的面積幾乎比美國大三倍又比坎拿大，美國與墨西哥合併起來還要大，或者等于北美洲的全部。牠的面積比大陸的歐洲（俄羅斯除外）大四倍，幾乎等于全地球人民居留地的六分之一。一個住在克利夫蘭（Cleveland）之東的美國人，比許多住在蘇聯東方的人更接近于莫斯科。單就西比利亞而論，牠的面積比美國大一倍半。若使那地方居民的密度能和比利時一樣，那就可容納比現在全世界還要多的人口。

依據一九三〇年十月一日的統計，俄國的人口約有一萬六千萬，牠每年可增加百分之二、三，或是說三百六十五萬七千人。若把歐洲其他各國的人口合併起來，共計

三萬七千萬，每年增加的數目也不到三百萬。這就是說，蘇聯幾乎每天要增加一萬人口，所以可算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增加最快的國家。俄國在過去三年中，平均每年的生產率爲千分之四二·九，但平均的死亡率在歐戰以前爲千分之二八·六，現在却已減低到千分之二十·七。況且蘇俄政府對於人民的節制生育比歐洲任何國家所取的政策還要放任哩！俄國的人口包括一百八十二種各異的民族，應用一百四十九種不同的語言。

俄國物產的衆多，正像牠面積的廣大一樣。祇有美國的物產纔堪和牠們比較。牠們從北方的北冰洋區域一直擴張到南方出產棉花與絲的地方，又從東方太平洋的區域一直到西方大西洋的地方。俄羅斯原來富有電氣和水力，以及根本物產；如同煤，鐵和油。有些專家曾經估計蘇聯佔有二十八億七千四百萬噸的煤油，或是說佔居全世界百分之三五·一的容量。牠所有極大的森林差不多等於美國和坎拿大合併起來的數目。牠的錳礦當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種物產，可以用作製造鋼鐵，化學用品，與電氣出品。銅，金與鉬的數量聽說是很大的，但尙未正式勘查過。

俄羅斯共有四萬六千四百三十四哩長的鐵路，可稱全世界第二。現在每年又能增加一千二百四十哩。在蘇聯境內適于耕種的土地共有十四億一千四百七十萬畝，而美國祇有八億七千八百八十畝。但美國已經開墾的土地共有二億九千三百八十萬畝，為全世界之冠。俄羅斯共有二億七千九百萬畝，居全世界第二。至于印度共有二億六千四百九十萬畝，要算全世界第三。若照蘇聯現在的狀況增進下去，那末過了十年以後就可變成全世界最大的穀物生產者與輸出者。新俄羅斯的特點就是在于牠的大農場。這種農場本是一塊不毛之地，佔居五十萬畝的面積；現在正在用最新式的機器來開墾，可算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農場。這個農場又常常在擴充，正像其他許多國有的農場一樣。

在這種情勢底下不可度量的元素似乎比物質上的來源更為重要。俄羅斯是一個人生的大試驗室。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正在做一種歷史上最勇敢的試驗。這種民族敢相信人們活潑的動機比鄙吝的私人利益還要多。徹斯說，現代的俄國人『無需別的動機，祇要這種創造新天新地的熱忱，已足使每個良善的共產黨員的胸中燃

燒起來了。這種如同火燄一般的東西，令人看了，是要稱羨的。美國沒有這樣的情形。這樣情景令人回想到克倫威爾（Cromwell）穆罕默德或是聖保羅。牠能持久嗎？那是不知道的。我所能報告的，祇是在十年以後，牠的火燄仍能燒焦那好奇的旁觀者的臉。在俄國地方，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每月能得到比一百十二元（美金）還高的薪水，有時雖可供給住宅，但祇能維持生活罷了。無論在日間或晚上的什麼時候，也許有電報來召他往太平洋，北冰洋，或是廣漠地方的工業區中去做工作。那麼他總得去的。

俄國的試驗非但含有物質上的意義，並且也包括深切的社會上與心理上的意義。這班俄國人要想在人生的各方面建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此外他們還要求各種新的動機。自從曼徹斯特派（Manchester School）倡導放任主義的經濟學以來，我們常常聽說人們祇在有機會得到無限制的個人利益的時候，纔能把他們的工作做得最好；同時這種個人自利的動機也最能替公眾謀利益。但是照俄國實在的情勢看來，好像祇有大批綜合的整個動機。這些個動機會對於他們所要廢棄的利益動機發生同樣的反感。